



「花喜鹊」 民俗文库

在小事项里查出大意义
让传统烛照今天

都市里的杂巴地

——中国传统闹市扫描

辽宁人民出版社
齐守成 著





「花喜鹊」 民俗文库

都市里的 杂巴地

——中国传统闹市扫描



齐守成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里的“杂巴地儿”: 中国传统闹市扫描/齐守成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3

(花喜鹊文库)

ISBN 7-205-04667-X

I. 都… II. 齐… III. 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K8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1999) 第75743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9 $\frac{3}{4}$ 插页: 2

印数: 1—4,000册

2000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封面设计: 刘冰宇

责任校对: 孙东岩

定价: 15.00元

《“花喜鹊”民俗文库》编委会

选题策划:曲彦斌 臧永清

主 编:曲彦斌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宝 乌丙安

宋兆麟 周 星

段宝林 臧永清

H1C6P/04

灵鹊报喜

——“花喜鹊”民俗文库总序

曲 彦 斌

喜鹊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中的吉祥鸟。古来向有“灵鹊报喜”之说，如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灵鹊报喜》所言，“时人之家，闻鹊声，以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因而，径称鹊鸟为“喜鹊”，谓鹊鸣为“鹊喜”。

忌凶祈吉，趋吉求祥，是人类社会共同和相通的民俗心理。中华民族视喜鹊为吉祥鸟，亦基于这种民俗意识。宋人彭乘《墨客挥犀》卷二有道，“鹊声吉多而凶少”，便是这种理念的阐释。早在《诗·召南·鹊巢》序中，已将鹊巢喻为“夫人之德”，可见这一俗信由来已久。可以说，趋吉祈祥意识，贯穿、浸透于古今各类民俗活动和民俗事象之中，是人类的一种健康心理和积极向上向往美好生活愿望的基本体现。鉴于此，我们选择美丽的吉祥鸟花喜鹊作为所编民俗文库的标识符号，则其意不言自明，无需赘言。

然而，民俗本身却是良莠并存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有必要从抉隐发微进行微观考察研究入手，在积累和介

绍有关知识的同时，注意分别良莠、扬善祛邪和辨风正俗。世人无不生活于各类民俗活动和民俗事象之中，辨风正俗尤其应从具体细微或往往习焉不察的民俗作为标本。此即本文库所努力实践的立意所在和特点。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云：“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其实，这也是民俗学家的职责。期望陆续编辑中的这套民俗文库能在辨风正俗中成为受世人喜爱的花喜鹊。

1999年1月23日 于雅俗轩

目 录

一、杂巴地儿的杂和水·····	(1)
1. 江湖与杂巴地儿·····	(2)
2. 杂手艺与杂巴地儿·····	(3)
3. 庙会与杂巴地儿·····	(5)
4. 市井与杂巴地儿·····	(15)
二、杂巴地儿的杂八凑·····	(19)
1. 三教九流与三百六十行·····	(19)
2. 妓院与赌场·····	(25)
3. 乞丐与混混·····	(34)
4. 骗人的档与相·····	(59)
三、杂巴地儿的杂技艺·····	(76)
1. 五行八作与五花八门·····	(76)
2. 戏曲与武术·····	(79)
3. 杂技与戏法·····	(89)
4. 说书与木偶戏·····	(98)
5. 皮影戏与拉洋片·····	(107)
6. 江湖艺人的“春典”·····	(114)
7. 名家与杂巴地儿·····	(121)

四、杂巴地儿的杂规矩	(136)
1. 行业神崇拜习俗	(136)
2. 民间行业祭祀与禁忌	(145)
3. 民间行业的市声与招幌	(150)
4. 民间行业隐语	(160)
五、杂巴地儿的杂事象	(171)
1. 北京天桥	(171)
2. 南京夫子庙	(200)
3. 天津三不管	(205)
4. 沈阳“北市场”	(232)
5. 郑州老坟岗	(240)
6. 开封相国寺	(262)
7. 漯河东安市场	(273)
8. 上海城隍庙	(279)
9. 西安竹笆市、西木头市	(282)
10. 武汉花楼街、老圃	(284)
结语：关于“杂巴地儿”的社会学思考	(288)
后记	(291)

一、杂巴地儿的杂和水

翻开浩瀚的各类辞书，似乎均未得见“杂巴地儿”这一辞条，然而“杂巴地儿”这一事象在民间却是源远流长。虽然这一随着社会变革即生即兴即灭的产物，已被历史的巨浪荡涤远去，但它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所谓“杂巴地儿”，即指旧时下层社会各色人等经常出没、各种合法与非法的生意混杂栖存之所在。这种地方，一般都开设着许多客栈、酒楼茶肆、钱庄以及烟馆、赌场、浴池、妓院等。正因为如此，一些军警官吏、达官贵人、流氓无赖、恶棍兵痞混迹其间，聚赌嫖娼，寻欢作乐，敲诈勒索，或者进行各种非法交易，策划各种阴谋，使之成为当时社会的“万花筒”。

那么，就让我们透过这万花筒，窥察一下那喧嚣着世俗风情但又绝对隐秘着的黑社会的万般事象吧。

1. 江湖与杂巴地儿

杂巴地儿的起源是由多种杂和水汇聚而成，要研究它首先必从经常聚汇出没在这里的江湖中人说起。

“江湖”二字，字义浅白，内容却极端隐秘而险恶。正因如此，所以才极大激发了文人的创造力与百姓的想象力。许多文艺图书中的江湖人形象成为大众有口皆碑的英雄，而“江湖”一词在人们生活中使用频率也相当之高。可见“江湖”二字给平淡无奇的人平添一副能兴起波澜搏击长空的羽翼！

那么转回话题再说江湖，“江湖”二字显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还借江湖之水的流动而喻江湖人物的聚散，无常与飘泊不定。故人们又对闯荡江湖称为“跑滩”、“下海”，这均体现了他们如江湖之水般流动的特征。江湖是由江湖人物活动所形成的一道“人文景观”，而“杂巴地儿”又是江湖中人最集中汇聚的活动场所。

按江湖上的中九流所敬奉的神，绘范蠡像，江湖称其为祖师。这是有历史典故为依据的。据《史记》载：“范蠡乘扁舟泛于江湖。”江湖本为隐者称，后世习俗转为浪迹四方之语，后又逐渐以此称谓虚浮不可信的人物了。

一般走江湖的，是以江为眼，以湖为口。所谓眼，是说眼界要像江水一望无际，视野要宽，眼光要亮，这样才可能通行无阻，四海为家；所谓口，是说混江湖的凭嘴吃饭，要有口才，要有口艺。而湖水泱泱，深广无穷。在混世门路中，以口艺最难。所以他们的口头禅是：“学到老，难学好，一生一世学不巧。”又有“学会口艺，不想手艺”之说。他

们一向奉行忌口满，“谦虚”的准则，认为只有如此方能一帆风顺，不至有翻船之虞。江湖人物认为这是行规里最重要的一条规矩。

关于“眼”与“口”，江湖人物并不讳言：所谓眼，要有贼眼、千里眼、夜行眼，看什么人用什么样的眼；所谓口，要有说得天花乱坠的流利口齿，要有随机应变的锐利口锋，要有不怕辱骂祖宗的昧心口技，要有天衣无缝的说谎口才，即要有海口、刀口、血口，这才是江湖上最本质的东西。

江中湖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水面常是风波险恶，水下常是弱肉强食。崇山峻岭，茂林幽谷，凡是江湖中人出没的杂巴地儿，也都被“水”漫成了江湖。

总之，江湖不是一种地域概念，而是一种以“江湖中人”及其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存状态构成的有别于主流社会的亚社会，或称之为非主流社会。

“江湖”与“杂巴地儿”是不能完全分开的。“杂巴地儿”上往往聚集着各种江湖人物，而且正是由各种江湖人物及其活动才促使了“杂巴地儿”的形成及演变，而如果没有“杂巴地儿”，各种江湖人物的活动也就失去了相应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一体之两面。

2. 杂手艺与杂巴地儿

所谓杂巴地儿，顾名思义，就是杂七杂八、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三百六十行以及五花八门的江湖艺人云集之场所。

旧中国的杂巴地儿如杂草丛生，但进入文字记载却极为

罕见。仅有的一本是全国著名评书艺术大师连阔如先生，于30年代，以笔名“云游客”在北平《时言报》连载，后结集为《江湖丛谈》一书。80年代，经其女连丽如及女婿贾建国重新整理编排为《江湖内幕》。这是我国仅有的一部介绍“杂巴地儿”江湖秘闻的百科全书。书中曾多次提及有关什么是“杂巴地儿”，现略作摘引如下：

“我向江湖中的老人问过：怎么三不管、北开（注：均系天津有名的“杂巴地儿”）有那些摆地赌？江湖的老人告诉我：不论哪里，如若有他们这些赌徒，说行话，那里就算杂巴地儿。”（引自《江湖内幕》“黑红宝·花叶子”一节）

如此，连阔如老先生从民间调研而得出的结论应是比较权威的。



评书演员连阔如

杂巴地儿，作为社会民俗事象的地域概念，其杂主要体现为

活动于其间的人物之复杂。虽然各类工具书均无有“杂巴地儿”这一词条，但相关的杂字条目，却有杂居、杂乱、繁杂、混杂、嘈杂、杂院、杂俗、杂业、杂手艺、杂卖场、杂流等，其中“杂手艺”一条之解似乎与“杂巴地儿”最贴切。“杂手艺”即杂技又作杂伎说，是古代娱乐形式之一种，包括百戏、杂乐、歌舞戏、傀儡戏等，又称杂戏。宋代吴自牧《梦梁录·百戏技艺》称：“杂手艺，即使艺也。”又宋代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技》称：“杂手艺皆有巧名：踢瓶、弄碗、踢磬、弄花鼓槌、踢墨笔、弄球子、撈筑球、

弄斗、打硬、教虫蚁及鱼弄熊、烧烟火、放爆仗、火戏儿、圣花、撮药、藏压药、法傀儡、壁上睡、小则剧术射穿、弩子打弹、攒壶瓶（即古之投壶）、手影戏、弄头钱、变线儿、写沙书、改字……”

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东西厢》：“开庙之日，百货云集……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杂技即杂手艺，又叫曲艺杂耍。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虹桥录下》：“杂耍之技，来自四方，集于堤上。如立竿百仞，建帜于颠，一人盘空拔帜，如猱升木，谓之竿戏。长剑直插喉嚨，谓之饮剑……”

从上述有关“杂手艺”的描述中，我们即可看到古代人民活动于杂巴地儿的雏形。

“杂巴地儿”又有作“杂八地儿”、“杂霸地儿”诸多称谓。“杂巴”之所以又作“杂八”、“杂霸”，估计是笔录口语时出现的误差，其意思是没有质的差别的。

另有“杂八弟”一说，见于河南有名的杂巴地儿开封相国寺，如：“……冯玉祥勒令遣散了寺僧后，代替的是‘杂八弟’中的赌头及军警官吏……”，“‘杂八弟’是江湖上最下流的一支，手段极恶劣，主要靠诈取、偷取。……‘杂八弟’中的光屁股（注：乞丐之一种）强讨硬要……”（陈雨门：《旧时开封相国寺的形形色色》）。有关“杂八弟”，在杂巴地儿开封相国寺中专有论及，这里就不再赘述。

3. 庙会与杂巴地儿

关于庙会的起源，素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有人认为庙会起源于古代的市场。古代不少市场是建于

寺庙附近。因这些地方一般都交通方便，有宽阔的场地，且有宗教祭祀活动，来往人多，久而久之，这些地方就形成了庙会。

我国最早的庙会，始于远古时期。《尚书·舜典》就有“受终于文祖”及“归格于艺祖”的记载，所谓“祖”即是宗庙。《考工记》云：“匠人建国，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祖”和“社”都是古人祭祀场所，将“市”（市场）紧附于宗庙社稷之后，即是庙会。

庙会，乃“庙期之会集也。”《后汉书·张纯传》云：“元始五年（公元5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禘祭”。此因典籍所见“庙会”一词之始，然乃指会集皇家之宗庙，以行祭祀，并非后世所称，亦即今所研讨之“庙会”。所谓“庙会”，有三点是须加注意的：一是由比丘尼（俗称尼姑）、女冠（俗称道姑）组成的主持之“庙”为例外，因各教之《戒》《律》，亦有男女有别之传统观念所使然。二是构成“庙会”之“庙”，仅指向公众开放者。其属于皇家禁地之宗庙、太庙、郊坛等，皆严肃之所，非闲杂人等可驻足之地，又何从形成庙会？今虽偶有于此等旧时禁地举办“庙会”者，乃是“推翻帝制”后之事，并非传统常规。三是“庙”固为“庙会”之前提，但并非凡“庙”皆可形成“庙会”，“庙”与“庙会”不能等同而言之。由“庙”而发展为“庙会”，既有“庙”本身的原因，如其位置、规模、场地、信众、香火盛况等，更为地区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条件所制约。

“庙会”汇集的活动内容，大体可分为五种：一是宗教的。即信众在庙期至庙，进行礼佛奉神、烧香还愿等宗教活动。二是服务的。信众庙期群至、生活供应、医药交通服务

之类则如影随形，这些行当也应需要而产生。三是商贸的。起初只是香、课、纸马、吉祥物之类宗教民俗商品的销售，后扩大为生活资料、日用物品、地方特产之类的销售，有的甚至更扩大为生产资料的经营。四是娱乐的。从套圈、摸彩等小型游戏，到跑车、赛马之类的大型竞技，从吹拉弹唱，到什样杂耍，甚至到正式戏剧演出，一应俱全，这些活动可愉悦耳目，调节身心，即所谓“酬神者，正所以酬己。”五是观光的。一些赶庙会的群众非为宗教目的，纯为看热闹、开眼界而来，他们来的目的是观光。

从“庙会”上述五种活动的演变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杂巴地儿”的演变与形成的轨迹。

庙会，是定期举行的活动。除宗教活动举行于殿堂之外，其余的一般均采取露天开放与摆摊式、流动式经营方式，有的准备了遮荫避雨的布棚、席篷，极特殊者或有座商。这是一种唐代人称之为“草市”的简易市集。这种市集不论如何招徕，其最终信守的准则即是大众化。因庙会的来客以平民大众为主体，“庙会”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平民大众之中，离开了这个根本，也就问津者稀，有庙而不成会。

庙会，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活动，而更是一种文化活动。庙会文化不是宗教文化，而是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庙会的源流，有种说法，来自于著名民俗学家顾颉刚的《妙峰山》一书，“自从佛教流入，到处塑像立庙。中国人要把旧有的信仰和它对抗，就建设了道教，也是到处塑像立庙。他们把风景好的地方都占据了。游览是人生的乐事，春游更是一种适合人性的要求，这类的情兴结合了宗教

的信仰，就成了春天的进香，所以南方有‘借佛游春’一句谚语。因为有了借佛游春的人的提倡，所以实心拜佛的人就随着去，成了许多地方的‘香市’”。在这里，“香市”是庙会的另一种称呼。

庙会的兴起与兴盛，固然有人们烧香拜佛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商贩们借此从事的经营活动，也催生了庙会的形成。但并不是有寺庙就有庙会，我国许多著名的寺庙，如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以及西藏、新疆的一些庙宇，就没有庙会。为什么，就是这些寺院没有商业活动，来赶庙会的人就少了，没有人群，何谈庙会呢？

由于庙会总是缺少不了宗教、服务、商贸、娱乐、观光这几方面的内容，所以许多庙会都由最初的不定期到后来的定期的演变，都有从一开始的单一性向后来的综合性的过渡，并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

任何庙会，在一般情况下，总不能是每天都举行，能持续几天也就算是比较长的了。但是商贸及相关的服务、娱乐等内容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所以商人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庙会的定期举行，在没有庙会期他们也仍然要从事其商贸活动。为了商业目的，他们往往喜欢在曾经举办过庙会的地方继续从事他们的商业活动，这样就会使该地成为商业繁荣的地区，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固定的市场。有了固定的市场，就会有各种生意人在那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就会使该地的行业、人员逐渐增多和复杂化，发展下去，便滋生出依附于市场的杂巴地儿。

从历史上看，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和南京的夫子庙等都有盛极一时的庙会。而同时，这三个地方又都是国内影响较大的、有名的杂巴地儿。这说明，庙会与杂巴地儿的

形成与发展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或者说，两者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我们先说北京天桥。

天桥是昔日北京市民游览、娱乐的场所，也是旧中国著名的杂巴地儿之一。它始于清代，兴盛于民国初年。百余年来，人们到天桥来购物，看杂耍表演，使得天桥成了旧北京的缩影，名扬海内外。

说起天桥的热闹劲儿，“老北京”是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天桥由庙会发展而来，却是鲜为人知的。在天桥尚未形成常年市场之前，维系天桥一带繁华热闹的纽带就是庙会。据史料记载，天桥市场周围有十三个庙宇，它们是精忠庙、灵佑宫、天仙庙、仁寿寺、真武庙、红庙、斗姥宫、万明寺、龙泉寺、太清观、慈悲庵、观音寺、佑圣庵。这还不包括两座大型皇家坛庙——天坛、先农坛。这些庙宇在明清之际香火最盛，每逢庙会期间，善男信女往来于天桥东西南北，做小买卖的、卖艺的都结伴而来，使得天桥一带热闹异常，为后来的天桥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年天桥最热闹的庙会应属灵佑宫。灵佑宫是道教宫观（在今永安路一带），那时的灵佑宫称为十方道院。该庙会始于清康熙年间，主要在上元灯节（农历正月十五）举办大型夜市庙会。明、清之际上元灯节的庙会，一直在东城市口的二郎庙举办，后来才迁至天桥灵佑宫。灯节期至，街道两旁高搭席棚，鳞次栉比，棚内悬挂各种形状和颜色的纸灯、纱灯、宫灯和冰灯，争奇斗巧，任凭游人观赏并选购。康熙年间翰林院编修查慎行的《敬业堂集》中有首《凤城新年词》云：“才了歌场便买灯，三条五剧一层层。东华旧市名空在，灵佑宫前另结棚。”